

# Baroque Music

## 写意巴洛克

马慧元 著

*Baroque  
Music*



写意巴洛克

马慧元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意巴洛克/马慧元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10  
ISBN 978-7-108-03472-4

I. ①写… II. ①马… III. ①音乐—欧洲—文集  
IV. ①J60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6244 号

责任编辑 史行果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 序

大部分人挤在所谓时代列车上，气喘吁吁，心急如焚，尽管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义无反顾，只嫌不够快。

少部分，不，极少部分人，在那磨得有如利剑一般的铁轨旁边走着相反的乡间小路，按照自己的节奏。也许正因那一辆辆挤满乘客的列车速度过快，使这悠然的步态也显得颇有些锐感，它穿透所有的烟雾尘土，径直探入那些深藏奇妙的地方去。一切烦人的嘈杂于这些人似乎并不存在，前方自有青翠天地豁然敞开。

放下繁重的工作，于灯下捧读马慧元的音乐文字，心会立即静下来，变得干净、温润、安详、单纯。听她与音乐大师们对谈，轻松愉悦中时时跳出精妙言论，悄然浅笑间却又带出历史积淀，真是一大享受。看她轻轻翻开已有些发黄发脆的谱页，请出那些双手仍然温暖笑容依旧亲切的大师们，一同谈音奏乐，恍然间抬眼望出去，那不是从未污染过的田野和山丘抑或古老的巴西里卡吗？

音乐究竟是什么？如何言说？在音乐学院教书那么多年的我却越发



困惑，越来越觉得教人听音乐、爱音乐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之一。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音乐是一种心境》（《艺术世界》1994），虽非学术探讨，但文章立意在今天看来仍有道理。历代作曲家是在怎样的心境中写下点点音符？与之相隔巨大时空的我们，又在怎样的心境中与他们相会？在们和我们之间，在听觉和心灵之间，如何达到神秘的共振？我最后写道：

什么时候，你同这些作曲家、演奏家和演唱家成了朋友；什么时候，你听见了他们在音乐中向你诉说的一切；什么时候，你获得了涌遍全身心的、无以替代的激情，我想，你就绝对是一位听音乐的内行了，因为你找到了他们的心境，也找到了你自己。

假如有人进一步追问：这个“神秘的共振”，这个美妙的“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获得？我深知，仅仅鼓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遇不可求”、“音乐是不可言说的”、“听音乐是极其个人的事”都是不负责任的托辞，但我手里的的确确没有万能钥匙可以送人！所以马慧元请我写这篇序言时，我第一反应是写不出来，回绝了。这位小人家很固执，谆谆教导我说：“音乐欣赏课还是重要的，因为它给有愿望、听觉有基本敏锐度的人梳理了方向——对我启发就很大。”她举出我非常敬佩的 Joseph Kerman 为榜样，告诉我她眼中好的和不好的音乐欣赏课是怎样的，又把耶鲁大学教授 Craig Wright 的网上公开课链接给我看。这是很长的一个系列课程，仅仅看了个开头就知道非常精彩，但我匆匆瞥了几眼就放下了，实在是怕把我自己的脑子搞乱了，那就更写不出来了。

既然逃不掉这项作业，不如在讨论中整理一下思路。

面对一部音乐作品时，听者常会在两条轨道之间磕磕绊绊，一边是专业性技术分析，另一边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前者看上去很枯燥，那



些调性、和声、织体、曲式分析就像是一把冰冷的手术刀，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作品细细解剖，最终将一切简约在一张化验报告似的图表中；后者很迷人，音乐大师一生的爱恨情仇，他所处时代的思潮或事件，民族的悲壮命运……但倘若沉浸其中，却常常是思想信马由缰，音乐虽仍旧鸣响，但听者的涟涟泪水已与音乐毫不相干了。

我说，我很怕那种对音乐没感觉只有一脑门子技术的人；马慧元说，她怕的是那种心灵至上而蔑视技术的人——我们反对的都是自己环境里最常见的现象。我面对的是被艰苦的技术训练磨掉了柔软触角、失去了原初热情的音乐学院学生，她面对的是缺乏音乐操作实践、热情高涨却总是隔靴搔痒的爱乐人。放下那句“可遇不可求”的托辞，在两条轨道中间架起桥梁的，应该是什么呢？

语境。这个词是讨论中她提出来的。我说的是“一次作品赏析应该是一次音乐学分析”，再加上我之前所说的“心境”，于是，赏析的过程可以是这样：将音乐形态或“符号”——诸如舒缓或急促的节奏，厚重或轻薄的织体层次，高高飞扬或谨慎蜿蜒的旋律进行，跌宕起伏或平缓松散的结构，截然不同却并行不悖的乐思，都放到它们的语境中去理解，让那形态各异的音符还原为历史空谷里的回声，还原为作曲家的心灵搏动。譬如藤蔓般环绕着女高音咏叹调的独奏小提琴是怎样跳出了巴洛克时期占主流的宏大叙事风格，在一首辉煌的大合唱之后，将简短的“我们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转换为个人内心的呼唤、温柔欣喜甚至私密亲切的赞美；固执重复十三次的哀哭般半音下行固定音型及复杂的和声，又是怎样把简单的陈述“在彼拉多统治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营造为令人心碎的情境，将听者带到当年的髑髅地；曲终时又是如何在“埋葬”这个字眼上用升高的三级音将之前的厚重阴霾一扫而光，昭示即将到来的复活之日（以上例子均选自巴赫《B小调弥撒曲》）。



作为音乐学院的老师，我肯定会用专业技术词汇来谈论音乐，而聪明的马慧元则完全不依赖它们，她巧妙地，也极其体贴地，将细腻灵动的个人感受与深度阅读、广泛赏乐乃至日复一日的键盘操演体会自然流畅地融合在轻松的笔调里：

……他还讲了库泊兰等等句子的弹法，因为乐器局限以及习惯，什么音要保持，跟乐谱记载是不同的。……我这才感到，再怎么读谱，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我又追问，“请问你对兰多芙斯卡怎样看？”他大摇其头，说兰的琴压根不能算羽管键琴，我说是啊，真想象不出她怎么用那么大的力气弹琴。他说，兰在当时喜欢上了那种音乐，就自己想法设计来实现音乐，但那跟羽管键琴的观念完全不同。

寥寥数笔，就将乐谱的局限性、不同时代的音乐风格、羽管键琴和现代钢琴的风格区别、本真和创新两种不同的阐释观念等等，轻轻松松地传达给了读者，还一不留神似的，把一位自然率性的演奏家带到眼前。以后再听兰多芙斯卡，你也许会觉察到她以独有的灵性赋予传统音乐的一份清新。又如：

我们的文明认可的价值观，大概要包括这个：有结构，充分展示匠心，才能被视为杰作。而这个中世纪传说似乎就是这样的，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满不在乎地一个个发生完毕。

也许，这就是中世纪被当成“黑暗”时期的原因？或者，这是未被体系化的口述文学的特点？不知道。我只隐约感到，这个时期的作品，除了故事情节之外，显得跟古代、现代都没有形式上的明显联系，它从一个有机体上断裂开，无法进入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



以后的价值体系。它只能自成一统，在后人眼中显得粗糙而有力。

不过，还是感谢音乐吧。它软化了我追索历史的欲望不说，历史此时呈现出另一种维度，和音乐、艺术若即若离。耳朵有权拒绝历史。

短短一小段却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索的信息：除了 classic 的样式，音乐的结构力还可以是怎样的？口述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唯一标准吗？历史真的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沿着某个特定进程发展的吗？还有，那个用简单曲调吟诵中世纪传奇故事的巴格比，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帅，不好玩，不高，头发不长，不神采飞扬，说话自然亲切，不引经据典，不把自己的演出当成一件严重而高尚的事情”的男人，沉浸在遥远年代情境中的巴格比，他心境的圆心是怎样和中世纪说书人心境的圆心重合为一的？今天的听众又是以怎样的神秘路径与巴格比共鸣的？

正如好的音乐作品会带给每个人不同的体验，好的文字也一样。读者尽可以不理睬我上面的啰唆，直接翻开后面的篇页，随同这个秀外慧中的女子，这个从大二就开始在薄薄信纸上用娟秀细密的钢笔字和我聊听乐感受，如今已经能在庞大的管风琴上手不忙脚不乱巍巍然演奏巴赫《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565) 的马慧元，开始迷人的乐林漫步。

印第安人有句话好像是说“等等灵魂”。说得好！我们都别忘了在自己尚可把握的时间里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在相遇的那一刻，甦醒。

周小静

2010 年 4 月





序 / 1

巴赫管风琴作品手记 / 1

管风琴二三事 / 26

亨德尔管风琴作品手记 / 34

布克斯特胡德管风琴作品手记 / 38

管风琴上，我的弗朗克 / 43

爱比历史更真实 / 47

《博伊伦之歌》——《英国组曲》 / 52

随想巴赫《法国组曲》 / 58

巴赫之《音乐的奉献》 / 62

悲情恰空 / 68

两首巴赫康塔塔 / 73

迷人的《狩猎》——兼谈巴赫康塔塔 / 78

跟巴赫喝下午茶 / 82

冬夜听古尔德 / 85

图书馆里听巴赫 / 90

巴赫二题 / 93

巴赫的怀抱 / 98

巴赫之雨 / 101

散记巴赫 / 103

听图雷克 漫想巴赫 / 112

北方人的巴赫 / 120

巴格比、霍顿和《贝奥武甫》 / 124

中世纪音乐节 / 138

远人之泪

——一张十字军东侵时期歌曲的 CD / 150

## 目 录

## 哥特之歌

——哥特艺术和 CD《哥特音乐》 / 155

唱片里的亨德尔和斯卡拉蒂 / 159

柏博残像 / 163

我的海顿 / 167

海顿和兰登 / 171

小作曲家二题 / 181

音乐会几则 / 186

温哥华早期音乐节杂记 / 195

## DVD 观感

——两届克莱本钢琴比赛剪影 / 199

朱小玫是谁 / 208

切尔卡斯基轶事 / 212

琴缘一生 / 221

巴赫的儿子们 / 226

后记 / 230



# 巴赫管风琴作品手记

## 风中三重天

“仔细开车，好好活着呀，千万。”想到巴赫的几首管风琴三重奏鸣曲的时候，我双眼望天，脑子里就是这么个呆念头。没有生命就意味着不能再听到这六首奏鸣曲了。去天堂里听么？也许有更纯净的声音。不过眼下这超尘之声与人间的寂寞忙碌相融的苦涩乐趣，倒真让人舍不得——音乐响起的瞬间，人一生里的回忆和梦魇都在这个“奇点”里粉碎放射开，屋内，城里，人影渐渐模糊，所有的山峰、雪堆，连同我自己的存在，都黯然转成一种底色，一种气氛。风才是主角。管风琴声是风的歌，在阳光下七彩斑斓。

我是管风琴迷，自以为懂得管风琴世界的压抑和苍凉。在空空荡荡的教堂里换上鞋子坐上琴凳那一瞬间，看到琴上方的台灯亮得寂寞，寂寞得柔和。琴声还没响起，已经有音乐回荡在这空间里了。教堂墙壁点燃了蜡烛，光影随着迟疑的琴声徘徊在整个巨大的空间里；做礼拜的时候，它带领众人唱温和的赞美诗，临时隔绝外面那个烟火



喧哗的世界。学校图书馆里有大捆没人借的管风琴谱，从巴赫到帕赫贝尔、库泊兰、斯威林克——熟悉过这些安静的名字，它们整齐站立的方正身形在我眼里简直有了圣者的容颜。嘘，你别说话，让它们沉寂，在另一个世界里击节而歌吧。

我们这地方，六月也可能下雪，三月的雪则可以大得开不动车。在细长的管风琴声里遥望冰面一样的星空，觉得流浪在风风雪雪中的阵阵苦寒被琴声于风流婉转中轻轻担当起来。巴赫的主要管风琴作品我都知道，不过这组奏鸣曲是个异数——不像那些浩荡的大曲子以宽广的声音溶泄而来，这琴声的“直径”小得让人挡不住。最受不了的还是巴赫神色的平静，冷冷掀起风雪里的火苗，让我狠狠地爱他。比如第一首，BWV525，以平板的八分音符起势，然后换到十六分，本来是巴赫的“习惯性思维”，然而这高亢通直的声音沿着佻荡的旋律蜿蜒流转，迎着我们这一双被古典浪漫派洗礼过的耳朵，竟是“鸳蝴”得十足，绮思缕缕。管风琴的手键盘在这里用的是纤细的音色，挑灯看剑般地明澈逼人，脚键盘则以常用的低音谦卑地唱和，你最好手里有谱子，才听得清这喁喁之声也在悄唱着一支温厚的旋律，而要把这旋律唱得精准，得用最大的努力控制脚踝收放，才能凸现出圆滚滚的句子。又如BWV528，第一乐章方整的节奏从一而终，开始读谱子会觉得单调无比，然而，那人在三重天空里耐心地推进着毫无锋芒的旋律，等它们渐渐打开，居然以一股内力伤人于无形。听和读时，都想哭。

这组作品，是可以跟《赋格的艺术》以及《音乐的奉献》放在一起的绝响。说来我们得感谢巴赫的妻子和大群儿女，很多杰作都是写给他们作练习之用的。这六首曲子(BWV525—530)，写于他的所谓“成熟期”，被行家认为是他最杰出的管风琴作品，而且是绝无仅有——再没有人为管风琴写过三重奏鸣曲。写作的初衷，据说是



为长子维尔海姆练习技术，而他倒也不负父望，真的成为一个出色的管风琴师——尽管如今没有多少人提起这个人了。这小小轶事跟这组作品相比，倒更让人感喟尘世与音乐交接间的有趣和无奈。我听过用羽管键琴跟长笛或竖笛演奏的版本，另有一番迷人处。它褪去了管风琴的金属光泽，多了一些丰润和清幽，像沁香的花中魂魄。从一个外行总的印象来说呢，它们玲珑多态而又温和甜蜜，形式整肃然而激情高蹈，好像以一颗素心雕刻锦图。其中好听的小句子多如星斗，在生动的呼吸里互相擦亮着，熠熠生辉，很难想象会有人不被它们迷住。但有趣的是，管风琴家都惊叹它们的艰深，而我翻遍书籍，却鲜见对它们的解说，哪怕是技术分析。录音也少，远不如《帕萨卡里亚》还有《托卡塔与赋格》那么热闹。这个事实在我看来别有意味，那些不谈也不弹它们的人，说不定倒真懂得它们的好。大家都默契地缄口不言，让那些在三头并进的赋格中气喘吁吁练习着的人不要指望掌声，忍耐孤独的折磨直到陶然自乐。这样你们就真的知道巴赫了，这个写了很多很多至今寂寞的好东西的怪人。不过既然被我这外行不小心迎面一撞，从此我就硬留它们在心里住下了。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候，我都想听这组三重奏鸣曲“鼓噪”一下，让自己更快乐或更不快乐。一直怀疑巴赫是不是传说中那个只知道神，只为神写作的人。他的管风琴作品尤其让我怀疑不止。你听他的冷艳和凄凉，悲情和华丽，纵非多愁多病，也是十足一个多情人——不过且慢，那片圆融的灿烂，有时就突然影影绰绰地流露出“信”的底色。它们以一种平和的神色飞升，不理睬世间的表情。不理睬，不理睬。理会也是徒劳。

我不怎么买CD，只从图书馆借。就这样，我缩于世界的一隅，无助地拜倒在这借来的音乐面前。听来听去，听出这组奏鸣曲中一副真挚而孤独的悲情。它们那样奇怪地疏离于巴赫的其他管风琴作



品，难道真是他的梦中彩笔？这张巴赫的管风琴奏鸣曲，让我平常居然不敢去瞥它的封面，看则忍不住拿来听。管风琴的触键不分强弱，只以分句造就抑扬顿挫，于是，感动的时候，那“连连断断”在心里湿成一片。我真的可怜巴巴地迷上了它们，迷得舍身不顾，痴情地在其中“笑忘”，不知春去几多时。它们是美的，这个结论终结了我徒劳的追索。古典的巴赫，神圣的巴赫，就这样在我心里犹如一朵浓艳的伤花怒放，让人畏惧——唉，太美的东西，是有罪的呀。

## 且听且弹

谱子是从图书馆借的，上面勾满“前人”的分句标注，居然总是把四个一组的八分音符的末尾连到下一组去。我的老师看过后大摇其头，涂掉重画。我在旁边窃笑，不过当然相信老师。巴赫手下那些峥嵘的八分音符，真是怎么划分也不服帖，难怪他的同时代人拿他当老怪物。如今大家都知道了他的伟大，才肯老老实实在地竭力摸索他的心意。而如果不是谙熟巴洛克音乐“语法”和巴赫风格，而仅仅依靠音乐直觉“大胆假设”的话，多半要让行家耻笑。

然而刚弹的时候，我暗自叹息，原来巴赫的作品里也不乏无味之作？

我是从第三首E小调(BWV555)开始的。老师正好休假去了，我自己天天到教堂弹一会儿，双手，脚，左手和脚，右手和脚，最后双手和脚，就这样，一天勉强推进谱子上的一行。这一首声部最多时达到五个，但速度不快，好像技术不太难，可是从开头便闷闷的，几乎没有旋律，尤其是前奏的部分，稍有点哀伤的色调，却很执拗地隐忍不发，直到那一点点情绪的倾向淡化到有无之间。双手要求在同一



键盘上弹奏，天知道当双手同时操纵四个声部时，该怎么区分它们。到了高潮的时候（由于和弦丛生，五个声部同时进行，所以我把它称为高潮应该没有错），旋律却不见凸现，只是声音更弥漫，然后，双手和脚上的声音都以收敛的姿态慢慢低回行走。到了赋格的部分，声线愈发简洁，自然不难抓住主题，可它实在太平淡了，让人记不住。作曲家真是在耐心地考验着演奏者的耐心——巴赫当然是我的管风琴偶像，但他的“无情”是管风琴师之间公开的秘密，那份沉郁、苦涩、拙厚以及看似简明实则令外行听众无法感知的艰深，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很多教堂管风琴师干脆不碰巴赫——混这碗饭，其实并不需要这一道痛苦的“天路历程”。然而真正下决心接触巴赫的人，又常常欲罢不能。我的老师说他自己也常常为困难所扰，但巴赫音乐中的熊熊动力逼人向前，像具有魔力一样令人就范，弹奏者花费无数时间心血，最终往往欣然无悔。

我弹琴的这座路德派教堂小而简朴，礼拜厅里昏暗，宁静，温暖，正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空中高悬一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小小塑像。我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地方走动，换鞋，坐上琴凳，打开开关，选音栓，然后慢慢进入管风琴音乐那个充满枯燥和孤独的“温柔富贵乡”。管风琴触键不需力度，比钢琴上的力气活舒服得多，当然脚不能闲着，尤其是弹德国人的东西，脚键盘跟手键盘赋格并行，毫不示弱，有时甚至还弹奏快跑的十六分音符和颤音呢。

我弹过教材中的各个时期若干作曲家的小曲后，就开始专学巴赫，上来就是这组《前奏与赋格，BWV553—560》。巴赫管风琴全集共九册之多，各首被了解的程度自然参差不齐。大家都熟知《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幻想曲》等等，就是以《前奏与赋格》为题的，也有大量显赫的名作，比如BWV547、539，等等，数不胜数。而BWV553—560这组，则类似钢琴上的《三部创意曲》，学习者多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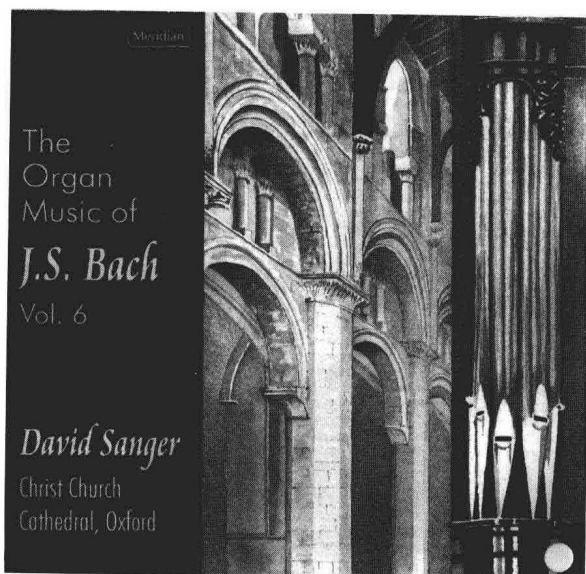
然而演奏家的录音不多。这组作品，其实被新一代巴赫研究者们严重地怀疑是伪作，也许是跟巴赫同时代的一些二流作曲家的作品。可是，它们既然以巴赫的名字出版，谁也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不是巴赫，把它们从B W V编号中开除（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就是巴赫所作）。其实，就是那些公认的巴赫名作，其中也不知有多少被其子或后人搀杂的水分呢。假做真时真亦假——天地不仁，我们这些可怜的后人竟无可奈何。

好吧，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巴赫，但无疑是被公认的优秀管风琴作品，而且至少是非常近似巴赫语汇的。练琴间歇中，我常抬头看看教堂外阴暗的天，面对这首不知所云的曲子，简直绝望。有一天，真是如有神助，我恰巧听说一个朋友那里有这组曲子的录音，是我喜欢的英国管风琴家大卫·桑格所录，我立刻把它借来。把CD迎进家门的那晚，风雨交加。我心里一片激动和混乱，调到正在弹的那一首，等着瞬息之间即将响起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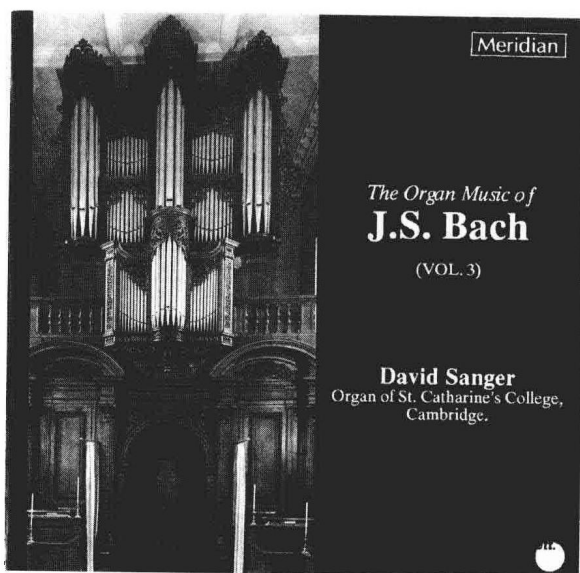
天哪！那溪流般的，又有着丝绸质地的声音，难道就是这一首么？我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巴赫跟一个经验不足的学习者之间有怎样的距离，才使自己的知觉常常被挡在巴赫之外。大卫·桑格选择的音栓真是绝配。那个Meridian录音公司亦好，录制的管风琴作品每每“下真迹一等”，硬是不放过风在管子里微妙至极的颤栗和呼吸。跟这些高大的音管朝夕相处并且相知相爱的人，才能嗅出风中耸动的气味和性情。从开头，那婉转的声音就要勾人眼泪——特别是，如果你曾经用心地跟它经历过一段日子。地上的生活造就了对天堂的想象，我现在能感觉到它的滚烫和潮湿，干净和遥远。那木管音色听起来像天堂中的树叶在风里簌簌作响。从前奏到赋格，巴赫，或竟是隐藏在巴赫名字后的那个人，举首环望天宇。我跟着他的目光，在波浪漪漪的主题中动摇心旌然而无可言说。演奏家自然经历无穷挫折磨难







大卫·桑格演奏的巴赫管风琴作品 CD



大卫·桑格演奏的巴赫管风琴作品 CD

